

超越人间灾难的浪漫情怀

■王兆贵



《十日谈》中讲故事的场景之一。（资料图）

新冠疫情期间，宅家赋闲，不由得想起了与瘟疫相关的古典名著《十日谈》和那年到佛罗伦萨游历的见闻。当下重温，倍感亲切，再次领悟到，什么叫超越人间灾难的浪漫情怀，什么叫充盈世俗精神的人生追求。

公元1348年的一个夏天，有10名青年男女为避瘟疫，相约来到城外一座庄园。这里泉水清澈，花草繁盛，翠树环绕，景色宜人，俨然一个幽静闲适的世外桃源。为了愉快地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大家商定每人每天讲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于是，这场由七女三男举办的7+3故事会就开始了。故事一环套一环，10多天下来，接连讲了100个故事。由这些精彩故事汇编而成的小说叫《十日谈》，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乔万尼·薄伽丘。

历史资料显示，公元14世纪中叶，在佛罗伦萨确曾发生过一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瘟疫来势凶猛，防不胜防，就像如今正在肆虐的新冠病毒一样，不仅人传人，而且在人与动物以及患者接触过的物品中也会传染，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运到教堂墓地。不到半年时间，被瘟疫夺走的生命达10万人以上。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一片萧疏，死气沉沉。

薄伽丘就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契塔尔多，那时他已过而立之年，《十日谈》是他根据史料和传说创作的。尽管本书的

背景是瘟疫大流行的人间灾难，是尸横街头的悲惨画面，但在薄伽丘的笔下，呈现的却是张扬人类天性的互动故事会，是避居世外桃源的青春交响曲。

他在书中的开篇部分写道：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性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就奇特而恐怖地显露出来。接下来，话题一转，薄伽丘不无感慨地说，喋喋不休地讲述灾难的惨状，不免让人心烦意乱，不如就此按下不表，单说那段时间，我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过一件有趣的见闻。

话说有7个端庄文雅、活泼开朗的年轻女郎，先后不约而同地聚到了一起，决定摆脱死神的纠缠，偕同3名男士，带上生活必需品，相约来到山上的乡间别墅，开始了无拘无束、纵情宴游的田园生活。这些青年男女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揭露教会的黑暗，嘲讽贵族的堕落，赞美爱情的崇高，谴责禁欲的荒唐。通观全书，尽管也有些许委婉的性爱暗示，但在基调上，抒写的却是对纯真人性的热情讴歌，对虚伪道学的辛辣批判，洋溢着超越死亡威胁的浪漫。在神都无法拯救的尘世中，所有人都

都意识到疾病和死亡的公平。不论你是贵族还是仆役，是富翁还是贫民，只有乐观地活下来，才是幸运儿，才是胜利者。

《十日谈》曾被列为伤风败俗的禁书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到后来才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呼唤人性解放的代表作，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的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世界上首部短篇小说集。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提斯，将薄伽丘的《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高度评价说，“但丁结束了一个时代，薄伽丘开创了另一个时代。”

时光之轮转过六个多世纪后，笔者一行有幸走近佛罗伦萨，利用途中小憩的短暂间歇，一瞥这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艺术宝库。一路走来，阴天居多，难得看到明媚的阳光，进入佛罗伦萨后豁然开朗，一行人的心情也随之爽快起来。

佛罗伦萨坐落在亚平宁半岛的宽广盆地中，站在米开朗基罗广场的高处，便可鸟瞰佛罗伦萨全景。晴空下的佛罗伦萨，暖暖地偎依在四周丘陵的怀抱里，尖顶式的塔楼建筑当然少不了，但更多的还是平沓沓的矮楼，屋顶几乎是清一色的红瓦，在参差绿树的掩映之下，格外惹眼。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佛罗伦萨建有60多座宫殿以及大大小小的教堂，有40多所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和优秀艺术品，素有“西方雅典”之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个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说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绘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

今天的佛罗伦萨虽然间杂有现代文明的痕迹，但老城依旧，古风犹存。那些中世纪的建筑和绘画还完整地保存着，在教堂里、展馆中、花园里，甚至是沿街的铁栏杆和门庭上，千姿百态的神话人物石雕刻到处可见。佛罗伦萨的艺术氛围实在浓厚，不论你是漫步在雕像林立的广场上，还是徜徉在店铺古朴的街巷里，到处都能感受到文艺复兴时代遗存的气息。

佛罗伦萨的人文底蕴，与众多欧洲文艺巨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遥想当年，这里不仅有讲故事的高手薄伽丘，大诗人但丁也出生在这里。1506年，被誉为艺坛“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曾相聚于这块宝地，在世界艺术史上传为千古佳话。

据史料记载，从15世纪开始，佛罗伦萨就由当地的巨商梅迪奇家族所守护，这一守护就是300年，而梅迪奇家族的族徽玉簪花也成了今天佛罗伦萨的市徽。梅迪奇家族酷爱艺术，在其保护和资助下，当时的佛罗伦萨名流云集，达·芬奇、但丁、伽利略、米开朗基罗、马基亚维利等艺术家相继来到这里，也正是借助他们的奇思妙想，创造出大量闪耀着人文光芒的建筑、雕塑、绘画和诗文，才使得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代名都，成为欧洲文化艺术和美学思想的中心。

在佛罗伦萨留下足迹的大师如此之多，而在我的文化记忆中，对人间气息浓厚的薄伽丘，感觉更亲和一些。他在《十日谈》中描述的那些年轻女子，天真烂漫，鲜活可爱，尤其是她们毅然摒弃传统羁绊，毫不掩饰内心情怀，主动追求幸福人生的坦诚表白，即便放在今天，仍然焕发着青春的朝气。书中讲述的那些平民故事，通俗易懂，饶有风趣，至今想来还会忍俊不禁。

趣话“门神”邮票

■司徒一凡



门神邮票。

每逢过年，我国各地都有贴门神的习俗。人们希望以此驱鬼辟邪，保护家人岁岁平安。最早的门神是用桃木雕刻成的两个“桃人”，挂在门旁。据说，他们是黄帝派来统领游荡人间群鬼的两位神将——神荼与郁垒的化身，后来演变为直接将他们画成门神像贴于门上。唐代以后，又有画唐太宗的两员大将秦琼（叔宝）、尉迟恭（敬德）之像为门神的，属众多门神中的“经典搭档”；此外，还有将关羽、张飞、钟馗等当作门神的。门神像通常左右门户各贴一张，成双成对；也有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历年发行的邮票来认识诸位“门神”的真面目吧。

门神是木版年画的主要描绘对象，在中国邮政已经发行的9套“木版年画”系列邮票中，有6枚是以门神为主图的。首先登场的是2003年1月25日面世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中的“钟馗”，尉迟恭则在2005年2月1日发行的《杨家埠木版年画》“门神”一票中首次亮相，2007年2月10日推出的《绵竹木版年画》中的“坐提刀”亦属门神造型之一；而2008年1月15日发行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中的“步下鞭”，让尉迟恭再次成为主角；2010年2月6日面世的《梁平木版年画》中的“门神”看似是一位文官；2011年1月10日推出的《凤翔木版年画》中的“执鞭敬德”，使尉迟恭在邮票上“梅开三度”。将这6枚具南北不同风格的门神邮票按其身姿不同朝向摆放，正好可以组成3对门神像，倒也十分有趣。

中国澳门1997年6月18日发行的一套4枚《传说与神话（四）——门神》邮票，以横连连形式分别描绘了神荼与郁垒和秦琼与尉迟恭两对门神，较好地表现了门神画成双成对张贴的形式。同时面世的小型张还展示了门神画像张贴在祠堂或村屋正门上的实际效果，使人一目了然。2004年6月30日推出《传说与神话（七）——关帝》邮票一套4枚及1枚小型张，图案为面如红枣、手持青龙刀的关公之不同造型，其来源也是门神画。

（据《光明日报》）

咱们家的“福” ■郝延鹏

家风正才能政风清 ■王少华

团圆饭有新风 ■蒋跃新

防线 ■蓝 波

大红灯笼高高挂 ■鲁 楠

欢天喜地过新年 ■张鹏飞

廉洁亲情幸福长 ■徐铁军

这个得“锁”在家里 ■李肖庵

春节新“食”尚 ■高晓建

廉洁过年 ■赵玉宝

漫画天地 投稿邮箱：1169447255@qq.com